

#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5  
Issue 3 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Article 5

January 1936

## 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

Hansheng QU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全漢昇(1936)。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嶺南學報》，5(3, 4)，122-166。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5/iss3/5](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5/iss3/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

全漢昇

- 一、清末以前反對西化的言論
- 二、清末反對西化言論之一斑
- 三、反對西洋物質文明的言論
- 四、反對西洋精神文明的言論
- 五、「用夏變夷」的主張

### 一、清末以前反對西化的言論

我國人反對西化的言論，在清末流行最盛，但却不始于清末，自明末利瑪竇來，介紹西洋文化于中國時始，反對之聲即已四起。可見清末反對西化言論的流行絕不是偶然的，只是繼續過去二百多年的潮流，再加以當日(清末)環境的刺激，于是達到空前的發展而已。所以現在在敘述清末反對西化言論之先，有一述明末以前反對西化的言論之必要。而反對西化最早者在明末，故從明末說起。

明末反對西化的言論，載于明徐昌治訂聖朝破邪集。這是集明末

各人反對西化——尤其反對基督教——的文章而編成的一本書。現為敘述便利計，把西化分為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二種，而先述明末反對西洋物質文明的言論。關於這一點，又可分下列三者來說：

(1) 器物 明末西洋教士東來，攜有自鳴鐘，望遠鏡火器等物。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一種很稀奇的東西，故教士因為這些器物的媒介而得到中國士大夫或帝王的同情。可是同時在另一方面反對這些奇巧器物的人亦復不少。如聖朝破邪集卷四載許大受佐關云：

或曰：彼理雖未必妙，人雖未必賢，而制器步天，可制民用，子又何以闢之？余應之曰：子不聞夫輸攻墨守乎、輸巧矣，九攻九却，而墨又巧焉。何嘗讓巧于夷狄？又不聞乎巧貌拙焉之不足貴，與夫修渾沌氏之術者之見取于仲尼乎？縱巧亦何益于身心？今按彼自鳴鐘，不過定刻漏耳；費數十金爲之，有何大益！桔槔之製，曰人力省耳；乃爲之最難，成之易敗，不反耗金錢乎？火車（指火礮）等器，未能殲敵，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又同書卷五載李王黎劈邪說云：

（利瑪竇）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爲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上古結繩而治不曰缺文，中古禮樂代興不無因革，誠以治教之大源在人心，而不在此焉故也。是以諸子百家雖間有及于性命，尙以立論不醇，學術編繙，不能入吾夫子之門牆。而况外夷小技，竊淆正言，欲舉吾儒性命之權，倒首而聽其轉向，斯不亦妖孽治亂之極，而聖天子斧鉞之所必加乎？

(2) 曆法 明末反對西化論者以中國舊來的曆法作標準來反對西洋新法。如聖朝破邪集卷一載沈淮參遠夷疏云：

從來治曆，必本于言天。言天者必有定體。堯典：「敬授寅時，始于寅賓寅餞。以日爲記，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蓋日者，天之經也。而月五星同在一天之中，月之晦朔弦望，視日之遠近，而星之東南西北，與日之短永中相應；是故以日記日，以月記月，以中星記時。舜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解之者以天體之運有恒，而七政運行于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則未聞有七政而可各自爲一天者。今彼夷立說，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爲一重天。又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其爲誕妄不經，惑世誣民甚矣。

傳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是故天無二日，亦象天下之奉壹君也。惟月配日，則象于后；垣宿經緯，以象百官；九野衆星，以象八方庶民。今特爲之說曰，日月五星，各居一天。是舉堯舜以來中國相傳綱維統紀之最大者而欲變亂之，此爲奉若天道乎？抑亦妄于天道乎？以此名曰慕義而來，此爲歸順王化乎？抑亦暗傷王化乎？

夫使其所言天體不異乎中國，臣猶慮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況誕妄不經若此，而可據以紛更祖宗欽定，聖賢世守之大統曆法乎？又同書卷四載許大受聖朝佐闡云：

(夷)且言星宮天高于日月天，五星二十八宿之體並大于日月。且無論「王者惟歲，庶民惟星」之聖經斷乎不可改易。凡有目者皆見日月之大，而彼偏小之；皆見三光共繫壹天，而彼偏多之。小日是小王也；多天，是多帝也。彼豈以是玩侮中國之讒歟！

(3)地圖 利瑪竇來華傳教，繪有輿地全圖，印送給中國士大夫，以便與他們交結。可是該圖把中國放到稍爲偏西的地方，不放在正中，而就全圖比較起來，中國又似乎很小，這就難免引起中國人不滿

快之感了；因為中國人一向的理想，以為中國是居天下之正中，而領土又是最大的。聖朝破邪集卷三載魏濬利說荒唐惑世云：

近利瑪竇，以其邪說惑衆。……所著輿地全圖，及汎洋管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他，且如中國于全圖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試於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鳴鑾(中國之北)，交趾(中國之南)，所見相遠，以至于此，焉得謂中國如此蕞爾，而居于圖之近北？其肆談無忌若此！信之者乃謂其國人好遠遊，斯非遠遊者耶？談天衍謂中國居天下八分之一，分爲九州，而中國爲赤縣神州。此其誕妄，又甚于衍矣。

明末反對西洋精神文明的言論，偏重于基督教的抨擊，此外關於西洋的哲學、倫理，亦有所指摘。現分別述之：

(1) 宗教 明末反對西洋基督教的言論有種種的不同，其要點約如下列三者：

(a) 基督教教義與中國聖賢的事說衝突，應該反對。聖朝破邪集卷三載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闡天主教書云：

彼教獨標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曰天主，謂其體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謂主賦畀靈魂于人曰性，不可謂性即天，不可謂天即吾心；又謂天地如宮殿，月日似燈籠，更不可謂天地即天主。天地也，天主也，人也，分爲三物，不可合體。以吾中國萬物一體之說爲不是，以王陽明先生良知生天、生地、生萬物皆非也。此其壞亂天下萬世學脉者一也。

(b) 基督教所奉的天主是罪人，無崇拜的必要。聖朝破邪集卷一載沈崔參遠夷疏云：

天帝一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吾儒論之甚精。而彼刻天主教要畧云：「天主生于漢哀帝時，其名曰耶穌，其母曰亞利瑪。」又云：「被惡官將十字枷釘死。」是以西洋罪死之鬼爲天主也，可乎不可乎？……孔氏有言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正其攻之之時矣。

(c) 基督教與中國舊來習俗衝突，應該反對。如聖朝破邪集卷二載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云：

本道細閱其(天主教)書，大槩以遵從天主爲見道，以天堂地獄爲指歸。人世皆其唾棄，獨有天主爲至尊。親死不事哭泣之哀，親葬不修追遠之節。此正孟子所謂無道、無君、人道而禽獸者也。其爲邪說惑人，明白易見。……本道庭間(黃)尙愛等以從教之故。則云：中國自仲尼之後，人不能學仲尼；天主入中國勸人爲善，使人人學仲尼耳，夫仲尼教人慎終追遠；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寧有親死不哀，親喪不奠，而稱爲仲尼之教者乎？且極詆中國親死追荐之非，既從天主便生天堂，春秋祭祖俱屬非禮，是則借夷教以亂聖道，真爲名教罪人！……是不但人道等于禽獸，必至夷狄而亂中華，誠時事之大可慮者也。

又中國一向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而基督教則反對納妾，亦是惹起中國人抨擊的原因之一。聖朝破邪集卷三載黃貞請顏莊先生闡天主教書云：

又彼教中有十誡，謂無子娶妾，乃犯大戒，必入地獄。是舉中國歷來聖帝明王有妃嬪者，皆脫不得天主地獄矣。貞詰之曰：「文王后妃衆多，此事如何？」艾(儒畧)氏沈吟甚久，不答。第二日貞又問。

又沈吟不答。○第三日貞又問曰：「此義要講議明白，立千古之大案，方能令人了然駁依而無疑」。艾氏又沈吟甚久，徐曰：「本不欲說，如今我亦說」。又沈吟甚久，徐曰：「對老兄說，別人面前我亦不說。○文王亦怕入地獄去了」。○又徐轉其語曰：「論理不要論人，恐文王後來痛悔，則亦論不得矣」。○蓋彼教中謂犯戒後，能飯天主，真心痛悔，則地獄之罪亦可免，直至氣盡而不知痛悔，則無及故也。嗟嗟！辭窮莫遁，謗誣聖人，其罪莫容者二也。

(2)哲學 明末反對西化論者站在五行哲學的立場來攻擊西洋五行的學說。聖朝破邪集卷四載許大受聖朝佐闡云：說乃先大八卦之體，自具後之用，而五行稟職焉。……彼夷獨謂五行爲非，而夷之氣、火、土、水四行為是，舉洪範炎上潤下之理而悉刺譏之。曾不知氣屬陰陽，包五行之統宗者也。木金則一生一殺之大用，而分五行之能事者也。夷之是彼非此，又何當焉？

(3)倫理 中國歷代都注重五倫，而西人的倫理關係，在中國人的眼中看來，是違反五倫的，故有反對的必要。同上云：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雖是總屬人倫，而主敬、主恩、主別、主序、主信，其間各有取義，非可以夷天等地，推親作疏，陽反從陰，手顧奉足，背公以植黨，去野而于宗也。夷輩乃曰，彼國之君臣，皆以友道處之。又曰，彼國至今傳賢而不傳子。審從其說，幸則爲楚人之並耕，不幸則爲子噲，子之之覆轍，忍言乎，不忍言乎。

……夷輩乃曰：父母不必各父母，子孫不必各子孫。且對地之天亦不足父，而同父天主。其于父子大親，但目爲彼男，彼女，生此男，此女而已。夷亦屬毛，乃忍捐本。且于父母之已歿而生前未聞邪教

者，即甚賢哲，必冤以鍊清地獄；稍稍常流，即趣入鍊罪永苦。其言以爲縱有孝子媚我天主，得生天堂，然天怒最嚇，萬難解免，雖存孝志，無益親靈云云。嗟乎！舜大孝，禹至孝，假使舜，禹陟位，而瞽舜，瞽禹不得配天，吾知舜，禹之盛然而不南面矣。

……夷輩乃曰：夫亦以婦爲主。婦死，夫亦爲未亡人；雖無子，而續娶者不齒人類。甚而曰：彼所經諸國皆從其教。從教後，則雖帝王之貴，只許一夫一婦。然則舜，文先爲不齒之人。即所謂在鍊清地獄者，亦不得已而未滅之矣。有是理哉？……今若此，爲陰陽倒置，忍言乎，不忍言乎？

若乃昆弟以天合。朋友以人合，固當敦恤，無取比私。夷輩乃告編氓曰：汝但從教，即某某大老，某某中貴，亦稱曰教兄。……彼于佛教「不殺」戒下增一「人」字，有以知其决不殺人，因有以知其决不殺也。則火器一試，帑命兩糜，又不知其于不殺人之戒何如，而于友道又何如也。

清初反對西化的言論，可分兩點來說：(1)宗教；(2)美術。清初反對西洋宗教的言論，可以楊光先的辟邪論(見辟邪紀實)，爲代表，如下篇云：

夫天，天氣之所結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子哉！既稱天主，則天上地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漢之元，壬庚申？

天主造人，當造盛德至善之人以爲人類之初祖，猶恐後人之不善  
謐述，何造一驕傲爲惡之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且其子孫中，又有  
聖有賢，有智有仁，不盡肖亞當之所爲，又何人造之哉？

天主下生救之，宜過化存神，聖仁講讓，以登一世于鰥默，其或  
庶幾；乃不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  
，天堂地獄爲事，又安能救一世之雲礪，去惡而遷善，以環造化之固  
有哉？

楊氏這三段文章：第一段是說主宰整個宇宙的天主，在空間上，  
時間上，都值得懷疑；第二段批評天主造人，第三段批評天主救世。  
關於最後一點，下篇又云：

如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爲功，此華陀良醫，祝由幻術之事，非  
大聖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  
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爲大也？以上帝之聖神廣運，一一特其遇病瘳  
之，遇死起之，則已不勝其勞。遇耶穌者一二，不遇耶穌者無量無邊  
，其救世之功安在也？

此外楊氏又說西教與中國的習俗，倫理等相違反，應該反對，茲  
從略。至于反對西洋美術的言論，可以鄒一桂的話爲代表。他在小石  
畫譜卷下西洋畫條說：

西洋畫……筆法全無，雖亦匠，故不入畫品。

又張庚畫徵錄卷中焦秉貞等人傳云：

明時有利瑪竇者，西洋歐羅巴人，通中國語，來南都，居正陽門  
西營中。畫其教主作婦人抱一小兒爲天子（主）像，神氣圓滿，采色鮮  
麗可愛。嘗曰：「中國祇能畫陽面，故無凹凸；吾國兼畫陰陽，故四  
面皆圓滿也。」凡人正面則明，而倒處即暗；染其暗處稍黑，斯正面明

者顯而達矣。」焦氏得其意而變通之。然非雅賞也，好古者所不取。

清中葉反對西化的人物，以阮元為代表。他的攻擊焦點是西洋的天文學說。如疇人傳卷九蔣友仁傳論反對西人地動日靜之說云：

夫第假象以明算理，亦何所不可。然其為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背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其甚者也。自是而後，必更有于此數端而外，逞其私知，創為悠謬之論者，吾不知伊于胡底也。

所謂「上下易位」就是反對日中(Solar-Centrical System)之說，所謂「動靜倒置」意即要仍舊維持日動地靜之說。阮氏又發現西洋人對於這種學說的記載之差異，更其增加他反對的信念。疇人傳卷四十三白尼傳論云：

蔣友仁言歌白尼論諸曜，謂太陽靜地球動，垣星天常靜不動。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說。與湯若望術法西傳所稱迥異。據若望言，歌白尼有天動以圓解，又求太陽最遠點及太陽躔度。夫既曰天動以圓，而太陽又有遠近，有躔度，則天與太陽皆動而不靜矣。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

阮氏既發現西人相互間記載的差異，由此點出發，更進而懷疑西人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以為都是誇大的，所以並不足信。同書卷六祿某傳論云：

……然考西人舊率，即用後漢四分法，是則彼之立病，亦必先疏後密；而謂多祿某時，其法之詳備已如是，毋亦湯若望夸大其辭，而徐(光啓)，李(之藻)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

所以他不滿意當時西法的擁護者，而提倡中法，以為中法勝于西法。同書卷四十四利瑪竇傳論云：

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學者苟能

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盖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除此以外，阮元等編的學海堂三集卷十七載有張祥晉擬諭咪喇堅佛蘭西等各夷檄，亦可代表清中葉反對西化的言論。例如文中反對西洋的軍艦大敵云：

今以泛浪之艨艟，抗依山之壁壘，既昧建瓴之勢，實成庄卵之危。舳艤一炬，借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于南海。以水擊陸，其愚五也。

………彼以為賈客之舟，無虞浪泊；佛郎之礮，克震雷轟。不知雲橋造于朱泚，渾瑊焚之以積薪；輪船製于楊麼，岳僕曳之以腐草。而况紅衣青鐵，久置神機之營；錦纜牙檣，向賈昆明之戰；吳郡餘皇，盡飛鳬而翔鳳；秦中火獸，成鳥咀而龍筒；跨橫海之樓船，鎮伏波之銅柱，功資保障，績著雄邊，克張斐相之英風，奚慮廬循之小寇？

## 二、清末反對西化言論之一斑

清末反對西化論者有種種的理由。他們以中國過去文化的標準來批評西化，說西化及不上中國文化那麼好。這不單是某一方面及不上中國，而是整個的，各方面都沒有中國那麼好。袁祖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涉洋管見(光緒)泰西不如中土說中論述得很詳細：

以天時而論，中土四時咸備，氣候均調；泰西則寒暑不時，冬夏亂序，有自古迄今霜雪不降之處。………

以地理而論，中土江海拱環，湖山秀麗；泰西則越海數重，憑洋萬派，或偏在一洲之地，而絕少人蹤，或空踞萬里之區，而大煩人力

○.....

以人事而論，中土首重倫常，次隆仁義；泰西則子不養父，臣玩其君，妻貴于夫，三綱淪矣。因夫婦之道不修，故婚姻之禮遂廢。女子二十有一，便縱其任意擇夫，儘有屢擇方配之人，不以先姦後娶爲恥。青年碧玉，到處求雄；皓首孤孀，儘堪招偶，風俗之壞，一至于斯！較之曾子不入之朝歌，墨子迴車之勝母，殆又甚焉。此三大端也。○若以字紙拭糞穢，以上巾揩下體，猶其小焉者。

其他以言乎禮樂，則天子之居與齊民等，不過規模累大，而無森嚴堂陛之象。君主之容，與君后之象，一任市肆懸以待沽，民間作爲玩具，尊卑之分泯矣。八金但有金、絲、革、木，而無石、竹、匏、土，律呂之調難矣。

以言乎服御，則除土耳其一國彼服離奇外，其餘各國相同，毫無分別，尊卑一式，貴賤難分。夏無紗葛之適體；冬鮮裘絮之章身。但有車馬之勢，而無籃輿之適。婦女裙長七尺，徒掃垢塵。帳幙高懸一丈，難拒蚊蚋。

以言乎飲食，則無分冬夏，均啜冷水涼醪，不解烹庖。但識牛脂羊助，傳餐無幾，徒勞器具之繁式食庶。其不勝僕從之瘁，羹湯絕少，珍錯全無焉。

以言乎政治，則暴征苛斂，亘古未聞。竟有按照物價所值，如數輸納。或查得偷漏，則遞加十倍百倍，以示懲罰。或有地稅，或有丁稅，或有身稅，或有屋稅，或有招牌稅，煩重極矣。取之不厭，民何以堪？又復尊尚邪教，任其橫行，竭民脂膏，啓造禮拜堂以有用之錢，置于無用之地，殊堪駭異，至于律不載懲姦之條，妻可置妾控夫，尤爲可笑。

此外則倒置失宜者，閉關之反爲天堂也；居大易者，食用之貴如珍寶也；五倫不修，而五穀不備也；百藥不詳，而百草無香也。由此類推，更僕難數。

復次，又有以中國的「天道」作標準來反對西化，說西化完全違反了「天道」的。這以李元度爲代表。光緒十年，他爲王之春國朝柔遠記作叙，其中有云：

洋人所奉者天主。然而天道之所忌，彼皆犯之。殘忍，天所忌也；洋人于火攻則精益求精，于鴉片則殲鳩毒以害人，充其類不至盡天下人類不止，犯天之忌一。機巧，天所忌也；洋人無事不用機械，犯天之忌二。強梁，天所忌也；洋人則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犯天之忌三。陰險，天所忌也；洋人吞噬兼併，每蓄意于數十年前，而坐收厚利，犯天之忌四。狡猾，天所忌也；洋人智取術馭，得寸進尺，犯天之忌五。忘本，天所忌也；洋人不敬祖先，廢宗絕祀，犯天之忌六。驕武，天所忌也；洋人恃其船堅噠利，不戢勢將自焚，犯天之忌七。專利，天所忌也；洋人上下交征利，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犯天之忌八。奢侈，天所忌也；洋人厚于自奉，窮奢極欲，犯天之忌九。忌刻，天所忌也；洋人暗分朋黨，彼此嫌，犯天之忌十。

除西化本身有其缺憾外，清末反對西化論者以爲中國之所以不能接受西化，有其特殊的理由：

(1) 中西國情不同，不應事事摹效西洋。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六日本源流考序(光緒)云：

中國之海軍不必論矣，鐵路、楮幣富強，則相須貧弱，祇自咎。至于學校分門，官僚分職，非所以治數千年文教之邦也。居今而言變法，不必事了摹效，惟慕開廣地利，毋俾他人我先，兼審外商所以欲

動吾民而攫取其財，何者最甚，亟勸導斯人率作興事求是。二者必以放助之勞來輔翼爲心，匪特不爭其利，亦並不預其事，鼓天下之智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氣。國家靈長之祚或在在茲乎？

(2) 因爲外人可恨，故我國不應接受他們的文化。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屢次受外國壓迫結果，仇外心理日深一日。拳匪之亂，大半基因于此。同治年間，大學士倭仁上疏反對設立同文館，以夷人數天算，其理由之一就是外人可恨：

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幾甸，震驚我宗社，焚燬我園圃，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來未有之辱，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憾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與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恥哉？(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十六)

(3) 為維持學術人心計，中國不應接受西化。倭仁疏云：  
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爲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禮，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歸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爲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衆成歸于夷不止！(同上)

俞樾亦恐中國西化以後，孔子之道要廢，學術人心無從維持。賓萌集卷六三大憂論云：

愚竊惟事勢，有可大憂者三……一曰孔子之道將廢也。……自漢唐至今，二千餘年，雖學術不同，門戶或異，其推本孔子之教則一也。今士大夫讀孔子之書，而所孜孜講求者則在外國之學。京師首善之地，建立館舍，號召生徒。甚者選吾國之秀民至海外而受業焉。豈吾中國禮，樂，詩，書不足爲學乎？海外之書譯行于中國者日以增盛

，推論微妙，創造新奇，誠可擗可喜；而觀孔子之書，反覺乎淡而無奇聞。彼中人或譏吾孔子能守舊章，而不能出新法。如此議論，漢唐以來，未之前聞。風會遷流，不知其所既極！故曰孔子之道將廢也。

俞氏這段話語，為學術前途憂者較多。至于因西化而為中國人心前途憂者，除如上倭仁所述外，朱一新在佩弦齋文存(光緒)中亦屢提及。如卷首敬陳海軍事宜疏云：

臣竊以爲出洋一途，流弊滋大。黠者多染夷風，甚或私習洋教，浸假海盜多故，其不爲漢奸者幾希。夫戰事胆識爲上，技藝次之。巧猾奸偽之徒，斷難得力。與使技藝優而鮮忠誠之意，不若技藝拙而有勇往之風。選將練兵，其必于此加之意矣。

又卷上海防策云：

今同文方言各館，儲才未廣。出洋海徒，或染外夷夸詐之習，未必可備干城。

朱氏所說雖只限于海軍方面，在其他各方面也是這樣的。諸可寶曉人傳三編(光緒)卷四羅士琳傳論云：

慨自咸同以來，西書愈出，風氣日開。夫厭故而喜新，畏難而趨易，人情也。吾見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源自東來，而弗究其未能軼我範圍，而昧夫相得益張之道，爭巧誇捷惑溺者衆，群往焉而不知所返，有甚于明季徐，李諸人者，豈非明經續傳所逆料乎？豈獨在人心，學術之可憂乎？吾之繼明經而論列者，實有大懼于此，此所爲汲汲而弗自揣者也。

(4)因為西化後有種種令人不滿意的現象發生，故我們要反對西化。當時談西化的人，事事效法外人，其行為有類于今日的洋奴那樣，無論什麼事物，都是說外國的好，中國的不成，這是很容易引起他

人的反感的。例如汪康年汪穰卿遺著卷一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慎知恥爲本(光緒)云：

華人初見西人，咸懷惡怒之心；至今日則惡怒之心，一變而爲信畏矣。……夫中國商人，雖未盡可信，然錢莊匯號，固不亞于西人也，而今則富貴人之金，多託于匯豐矣。修造輪機，中國非不能爲也，而今則購辦之人，必託于耶松矣。同一器皿而必以鑄洋行字者爲貴。同一貨物而必以來自西土者爲佳。……然則我民盡亦深思致此之由，而思所以處將來乎！

又同書以愛力轉國運說亦云：

夫愛力甚者，先自愛其國。……然而今日之事，有異于此。西商正稅，值百抽五；華商完釐，則有例內之追求，有例外之苛索。西人日用物皆得不稅，華人仿造，乃復從而徵之。華船挂洋旗，則遇關卡無敢過問。華店用西商牌號，則雖越禁踰制，無所妨礙。華商託西人報關，則無羈滯之苦；反是，則留難訟索，將不可言狀。延請西士不惜重金禮聘；華人卽才技與相齊等，亦必薄其廩餼，異其禮貌。購物于西商，惟所取求，不敢與諧價；入華人之肆，則百端吹求，必欲抑價短值而後快。甚至有俟其折閱，而冀其賤售者。夫如是，是驅舉國之人，而使有外心也。夫有外心，則無內矣，

以上是清末反對西化言論之一斑。爲便利計，現分西化爲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二者來敘述清末的反對言論。

### 三、反對西洋物質文明的言論

清末反對西洋物質文明的理由有二：(1)積極的——以爲西洋物質文明只是一種雕虫小技，不足登大雅之堂；就是輪船、火車、火器

等物，雖能使國家富強，但中西立國的宗旨不同，中國一向是禮教仁義之邦，沒有採用這種趨利，殺人的工具之必要。如劉錫鴻英軺日記云：

彼之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製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君子不爲。」非卽謂此乎！聖人之教，仁義而已。………非然者，一意講求雜技，使趨利之舟車，殺人之火器，爭多競巧，以爲富強，遂謂爲有用之實學哉？………外洋以富爲富；中國以不貪得爲富。外洋以強爲強，中國以不好勝爲強。此其理非可驟語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亂萌，揭仁義以立治本道，固萬世而不可易。

清末反對西化論者以爲這不是因爲中國物質文明不進步，故鄙視物質文明而唱這種高調；反之，中國過去的物質文明不特及得上西洋，而且遠勝於西洋，只是因爲中國之立國別有其至遠至大的目的在，故把物質文明壓抑下去罷了。例如劉嶽雲食舊惠齊謹著格物中法序（光緒）云：

夫夷之技，一工人耳。荐紳之所不道，而學士大夫之所鄙也。烏足言哉！烏足言哉！然而居今之時，欲移易其耳目，莫若卽中國所自有者著之，俾知夫中國之才百倍於夷狄，特屏棄弗爲，別求其至遠至大者也。………夫顯微鏡孰與照胆之奇？日晷，鐘表孰與元帝殿漏之幻？汽機之繁重，孰與水碓，風車之簡？輪船、火車、汽球，孰與飛車、木鳶、木牛流馬之巧？研窮物質，孰與始知藥性，化鍊丹汞，種羊炕雞之奧？忘其至奇、至幻、至簡、至巧奧者，而惟夷是好不亦慎乎？

此種反對物質文明的趨向，不是現今才這樣，實自古已然。王先

讀盡受堂文集卷六被欽署序云：

彼土宗教不足深論。至其工業特盛，亦自有故。殷商之末，奇技淫巧，風尚日新。周公以制作之聖而居上位，顧濁屏斥奇變，觀於數奇肱之飛車，用意深遠。使中國數千年保守純樸以迄於今，公之教也。雖公輸、王爾、張衡、諸葛亮之流不絕於世，然有獨精之思，無使巧之學，豈吾民果無能哉？

如上述，中西立國的宗旨既不同，我國若事事效法西人，接受西洋物質文明以圖自強，那簡直是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了。俞樾就是這樣主張的。賓萌集卷六自強論云：

自泰西諸邦交於中國，而近又踵之海外各國，皆與我抗衡，而不能相下。禮樂、刑政，中外交通，鄒衍所謂天下有大九州而中國其一州者，至是而信。欲躋越而上之，亦幾幾乎有以一服八之勢矣。於是賢知之士，爭言自強，而又不得其術，徒見器械之巧，技藝之精，乃從而效之，奉其人以為師，曰非此不足以自強也。嗟乎！彼之智巧日出而不窮，而我乃區區襲其已成之迹，竊其唾棄之餘，刻舟而求其劍，削足以合其屨，庸有濟乎？

(2) 消極的——以為西洋物質文明已經進展到這麼高，而我們要從西人那邊把這些東西學得，以便制勝他們，實是極不可能的事，故中國應該反對西化，俞樾賓萌集卷二治說下云：

方今天下所與吾為難者誰歟？其人無多也，其地至遠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勢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國，而與我為難。于是吾士大夫相與謀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為師。嗟乎！彼以巧勝我，而我亦欲以巧勝彼，則

非吾向者之說矣。况學人之巧以求勝人之巧歟？秦青，天下之善謳者也。有從之學謳者，三年，自以爲盡其妙矣。將辭而歸。秦青曰：「子今將歸，吾爲子謳。」于是抗聲而謳，聲振梁櫛。學謳者大驚，終身不言歸。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之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乃謀殺甘蠅，誑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噭鏃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而謝之。是故學于人者，未有能盡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勝其人乎？羿之盡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將殺己也。今明告之曰，「吾將以爾爲羿」，而求其盡術之予我，必不可得之歟。是故學人以求勝人，大惑之道也。

效法西人以求勝西人既不可能，故中國應該反對西化，而另求所以自存之道。這種「自存之道」，俞氏所開的藥方是以中國「拙」的文明來制勝西洋「巧」的物質文明：

然則勝之將奈何？曰：吾固言之矣，兩剛不能相制，制剛者柔也；兩利不能相制，制利者鈍也；然則兩巧不能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棄鑿文，刪除縕節。凡鋪張粉飾，以爲耳目之觀者，悉置不用。罷不急之官，廢無實之事。賞必副其官，罰必當其罪。內與外不相遁，上與下不相蒙。然後封疆之吏，誠于察吏民而不文飾于章奏；郡縣之官，誠于興利除害而不謚諡于簿書；將帥之臣，誠于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老師，誠于敦品厲行而不以速化爲教。然後士信而民敦，工樸而商懶。然後田野闢而衣食足，廉恥重而禮讓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挾其心計之巧，技術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爲之動，則彼圖索然而退矣。即或決命于疆場，彼之利器足以傷我者不過數百人耳，數十人耳。吾賞罰信必，號令嚴明，千百爲輩，如墉而進，彼狃我便，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

，必勝之術也。吾願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無恥乎名之不美，以蒞中國，而撫四夷。其猶運之掌歟！

除此以外，清末反對西洋物質文明論者又站在士大夫的立場來說話，以為他們應做的事極多，不應因為西洋藝術之微而犧牲了全部的時間與精力。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光緒)卷四云：

治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故俗，以知其人之情偽，爲操縱駕馭之資。……中國之書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耗日力于壹藝之微，抑未矣。

因爲中國過去教育的目的是作官——「學而優則仕」，所以學西洋的機械製造及種種技術不特無用，而且有害。劉錫鴻英韶日記云：

原夫士之可貴而置諸民上者，謂其志行之超越庸俗也。乾嘉以前，雖以時藝取士，而文字必具根柢，窺見學問經濟之蘊，乃能譽望重一時。故先輩教人，令浸淫於經史，饜飮於儒先語錄，深求聖賢自治之道，博考帝王御世之方。……由是登科第，任官職。即其讀書時之爲人以從事吏治。其逮至貪侈昏惰，忍心害民者十無二三。……今之讀書，鴻達專擅之百工也；今之仕宦，操奇計贏之商賈也。以百工商賈之行，而爲臨民治世之事，安望有裨哉！故欲拯今日之貧弱，當由飭吏治始；飭吏治，當由端士習始；端士習，當由審義明道始。若猶令殫心西學，使益致力于百工，與商賈集處，是適增其商賈之行也。官中多一商賈，即國多一蠹，民多一賊。豈政令不講，民生不恤，而惟船、礮、機器之是恃，遂足治天下邪？

以上是說清末反對西洋物質文明的言論之一斑。茲爲便利計，分爲下列各點述說之。

(1)衣・食・住 清末國人反對西人衣・食・住等習俗的言論

可以薛福成的話爲代表。他所著的出使日記續刻(光緒)卷五云：

近世人情多震驚于西洋風氣之奢豪，器物之精緻，以其能順人意趣，適人嗜好也。是固然矣。然余謂亦有洋不如華者。

中國膳席，山珍海錯，無品不羅，乾濕酸鹽，無味不調。外洋惟偏于煎熬一法，又擅海菜而不知用。是飲食一端，洋不如華矣。

中國綢緞綾羅，男女各用以章身，均極華美；至于冬裘，百獸之皮，無所不用，尤覺異常燦爛。洋人不論貧富貴賤，皆以黑呢爲衣，既短且緊，大不登樣；婦女製衣，雖多奢費，然亦僅于茶會用之，且究不逮中國婦女服飾之百分之一。是衣服一端，洋不如華矣。

中國房屋起于平地，輔以亭臺樓閣，乃有玲瓏曲折之觀。每平屋一進，皆有天井，于是假山奇石，曲檻清池，名葩異樹，可以隨宜布置。外洋專尚四五層之樓房，而別無他色，雖名爲宮殿，不過樓房高大而已。尤乏趣者，縱有絕堅緻之樓房，而全宅中無一天井，不過四面皆臨街衢，以街衢爲天井而已。是宮室一端，洋不如華矣。

夫飲食衣服宮室，人生日用之最大者，而外洋皆不如中國，然則智者慎毋震驚于西洋之風俗，以爲事事勝于中國也。

(2)機器 清末反對採用西洋機器的理由，約可分開五點來說：

(a)中國人用他們的經驗及人工之巧所得的效果，比用機器的還要大，故應該反對機器的採用。沉純西事叢測(小方壺與地叢鈔)云：

中國舵工視日暉雲氣，而知何時有風雨，察水紋沙線，而知此處有暗礁；駕山形水色，而知此海屬何處。一日經歷，終身不忘。他如瑣河之鐵桿，廈門之獨石橋，都中之華表，廣東之雕牙器，埃及古宮之櫑棟，意大利之石刻，悉未嘗藉力機器，洋人見之，率皆摹撫流連，莫測其妙。所謂無形之巧勝于有形之巧萬倍也。何必見異思遷，用

夷以變夏哉？

又俞樾九九館夏錄卷十四西人水法亦云：

今有以泰西水法施之園圃以爲玩者，然所費不貲且又常需修理，頗不易也。余與行市廬間，見賣魚者蓄魚桶中，上設木桶盛水，以管引使下行，又決之使上，注入魚桶，使魚得活水以生。

余曰，此法可效也。因於曲園中山石間安一水缸，盛水其中，引而下之，又激而上之，注入小池，一如魚桶之法。雖不能久，然一担水亦可歷兩時許。月夜聽之，丁東作琴聲。因笑曰，何必機器！

(b) 中國君主的治民政策是使民終歲勤勞，以免習爲驕惰；而機器採用後所生的結果正與此相反，故要反對。張自牧瀛海論（小方壺輿地叢鈔）云：

中國謀生之術，如農夫，女紅，百工，其爲道也甚迂，而收利也甚薄。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終當勤勞，而僅能溫飽其身。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所謂家給人足者，誠欲其勤而得之，非欲其佚而致之也。今舉耕織煤鐵之事，皆以機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習爲驕惰，而坐擁厚資其有不日趨于淫奢者乎？

又沈純西事叢測亦云：

泰西耕職，悉用機器。法蘭西之織機，美利堅之農具，皆精巧無比。有謂中國宜效法者。余謂擇善而從，聖人明訓。外洋可法之事甚多，不在區區機器也。各國地廣人稀，田土悉屬之富室。雇工開墾，價值甚昂。而又賦稅繁重，故用耕織以厚利息。婦女習于嬌惰，竭一日之功，不能供一人之食，故以織機佐其不逮。中國則生齒日繁，事事仰給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機器導其惰，聚此數十百萬游

民賴婦，何術以資其生乎？

(c) 採用機器可大省人工；但中國人口衆多，若採用機器則以前有工作者大多數都要失業，這對於社會的治安及其他方面都是很有影響的。關於此點，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卷四中說得很詳細：

西國地廣人稀，故耕種亦用機器。若中國用此，一夫所耕，可奪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斃，即挺而走險耳。

北省或尚有地待憲者。南省人浮於地，何處可容機器？西國政令，每先加意於富民。中國當先加意於貧民。西俗重富輕貧，富者營而貧者厭，民皆佃戶，無能為患。中國風俗與之絕殊，生齒至繁，民多失業。苟奪貧民之衣食，嗷然不可終日，一二點者乘之，則變亂生矣。

張自牧瀛海論亦說：

南畝之農夫，北山之礦工，及其挽車操舟者流，數千百萬之人，畢生胼胝於其中，一旦為機器所攘奪，失其謀生之業，其有不相聚為亂者乎？泰西機器之行，未及百年而大亂屢見，殆由此也。

此外，劉嶽雲討論興辦礦務時，以為中國土法雖遠遜於西洋機器，西洋機器亦應排斥。其中理由之一是使人民不失業，而免於為盜。食舊惠齊稚箸礦政輯畧序云：

夫土法雖遠遜於西人，而成本輕則獲利較易；人力雖遜於機器，而得食衆則為盜自稀。以中國之土，養中國之民，雖贏有多少，而利無外耗；以中國之民，守中國之法，雖力有勞逸，而民無畔思。臣故曰，欲興礦物，但當遵本朝成憲，守中國成法，而無取乎泰西之說也。

由這段文字看來，又可知清末反對西洋機械文明的言論中含有不

少民族意識在內。(d)天地間物品有限，而用機器却可無限度的來採取，將來物品用盡時，人類恐也就不易生存了。所以我們應該反對機器的使用。這是俞樾的主張。賓萌集卷六三大憂論云：

愚竊惟事勢，有可大憂者三。……一日天地之運將終也。俗傳天地有開闢，有混沌，理固有之。歷世久遠，菁華衰竭，不能生生物，是爲混沌，收斂閉藏，以休以息，歷千百年復能生生物，是爲開闢。人生，一小天地。天地之由開闢而混沌，猶人之由壯而衰老也。是以聖人務爲天地愛惜元氣。……今彼中人則不然。但知窮極天地之所有，以供吾一日之用。語曰：「竭澤而魚，明年無魚。」聞彼中用煤無度，產煤之地日以少矣。夫煤者有形之物也，其消息人得而見。若彼所取諸氣，無形之物也，其消息人不得而知。然卽煤之一物而推之，則知用之無度，必有窮時，天地之大，而不足以供其求。日復一日，菁華衰竭，恐天地塊然，不復能生人物矣。

俞氏在這段文章裡邊，雖然沒有明白說要排斥西洋的機器，但文中說「聞彼中用煤無度」，顯然是就西人使用機器而言的。此外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五亦云：

礦政本中國常行之事，西人乃用服洋藥之法以采之。卻疾而用洋藥者，聚數日之力于崇朝。開鑿而用機器者發終古之藏于一旦。菁華既竭，去之，海涸山枯，雖天地不能給其所欲，更數百年，殆不至天柱折，地維缺不止。彼欲取材于他國，他國則既貧矣。欲取材于山川，山川則既竭矣。天地皆窮，彼安得獨富？然則彼之所謂富者，亦恣一時之富耳！

(e)機器的製造或生產是大量的，越來越多，供過于求的結果便有生產過剩的恐慌，故使用機器究竟是得不到利益的。張自牧贏海論

云：

大抵機器初興，能頗致其富；行之既久，物以多而價賤，其利仍歸于薄。近年泰西商買，日形消耗，輪船、電線之利，皆遠不如通商初年之盛，老子航海者皆能言之。凡世間機巧便利之事，斷未有能經久不敵者。今如海濱各省商民，嗜機器之利，或糾資仿造，或與洋人合辦，凡舟、車、耕、織、煤、鐵諸務，可一切聽民自便。目前實能移分洋人之利；更歷百數十年，仍當以利薄而廢。民間農、工、商賣之趨向，有莫之爲而爲者。至於腹地各省，與洋人夙不相習，則何必觀此向來未有之風氣，狃一時弋獲之利，而貽他日無窮之憂乎？

清末反對西洋機械文明的言論，約如上述，除此以外，又有向機器的發明者挖苦的。如避熱主人初使泰西記(同治)卷四云：

聞其創法之人，傾盡家資，設爲機器，時時更變，殫畢生心思精力，始得其用，而其人則法存而亡命矣。古入謂日鑿之竅，七日而泥死。雖道家言，固不诬也。蓋機心爲道家所最忌，而造機器者惡乎知之！雖知而已，謂機器成而享其利也。若無命，而家資之罄且不能償，而利於何有？悲夫！

(3) 輪船大礮 清末反對西洋輪船(意指戰艦)及大礮的言論可以王闡運的話來代表。湘綺樓文集卷二陳夷務疏云：

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爲能，械以巧便爲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奄忽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

關於反對西洋輪船的言論，袁祖志涉洋管見火輪船不足恃說亦云：

用火輪船以資軍旅，則千里，數千里之地亦屬得力。若萬里，數

萬里或十數萬里，則大不足恃。此其故人不知之。西人既利其船，又利夫人之不知其不足恃也，而其計乃大得，而其謀乃無不遂。余既親循地球，由亞細亞洲至歐羅巴洲，偏歷各國；又由阿非利加洲至南阿墨利加洲繞遊北阿墨利加洲。五洲已徧，因窺其全局。各洲相距，皆在數萬里外，而以至中土為較遠。卽以歐洲各國而論，越地中海，紅海，印度，以火輪之捷，尙須四十日之期。此四十日中所需之煤炭，所需之餉糧，該船雖大，不堪載足也。或距三四日之程，而泊一馬頭焉，或距七八日之程，而泊一馬頭焉；極遠之程以十日計，未堪再展其泊也。非息人力也，非息船力也；爲煤炭計，爲餉糧計，無以接濟之則船不能行，而人且枵腹也。試問舟雖堅，而或不能行，則堅亦何益？兵雖極強，而或且枵腹，則強于何有？西人憂之切而謀之深，故于由其國中達我疆土海道中，極力綑膠，悉心規陋，經數千里必立之馬頭。殊不知卽費如此人力于其所經行之地，而旣已越國鄙遠，深入我疆卽我堅壁清野，不與之戰已足困之。蓋曠持久，彼自疲于奔命，瘁于轉輸，勢必支持之不暇，安敢齒莽以爭鋒？倘使我以強兵阻其歸路，斷其接濟，而以弱卒誘之深入，將不浹旬而煤炭絕，不再旬而兵食罄，則彼兵雖強更何從逞其強？彼舟雖速，亦何從逞其速？當是時也，縱曰船堅砲利，不過成爲礮台壹座而已。礮台孤立于水中，其藥盡彈竭可立而待。然則火輪船之不足特，不旣昭旣若揭也耶？西洋的輪船因不足特，卽其大砲亦無所用，因爲中國有篳牌來抵禦牠。這是兇搥的說法。九九銷夏錄卷十四禦火器之法云：

西人火器之法，傷天地之火，爲萬世之害，而自來無能禦之者。余謂中國自有禦火器法之法，但人不考掌故，致失其傳，實卽軍中所用篳牌也。康熙中曾用之以破羅刹。恭讀平定羅刹方畧云，……是康

熙時征羅刹以藤牌爲利器也。此事大典劉獻廷所著廣陽雜記述建義侯林興珠事，言之最詳。……此康熙中用藤牌之緣起也。後阿克薩之捷，林興珠果以藤牌得利。羅刹見之，皆驚呼曰「大帽薩迦」。然則藤牌能禦火器，信而有徵。今軍中非無藤牌，覩同戲具，莫知其爲利器也。天心仁愛，必有善用藤牌者出，或更有善用滾被者。兩器相輔，使西人火器盡失其利，遂廢不用，豈非千古所大快乎？

(4)鐵路 清末反對建築鐵路的理由有種種的不同，其最著者以爲鐵路有下列幾種流弊：

(a)與中國傳統的思想衝突。中國歷代對於「孝」都很重視，但建築鐵路時每要毀拆墳墓，這對於爲子孫者是一大打擊。如條陳鐵路奏疏卷上載余聯沅疏(光緒)有云：

鐵路取經宜直又宜平，勢必剷墓拆廬，踩田堙井。……紛紛滋擾，民何以堪！

又中國人一向對於山川都有祭祀，以爲他們生活上的保佑。若建築鐵路，鐵路經過的大山須鑿山洞，經過的大川則須架鐵橋，這亦足以使人民不安。劉錫鴻劉光祿遺稿倣造西洋火車無利多害摺(光緒)云：

我中國名山大川，歷古沿爲祀典，明禋既久，神斯憑焉。倘驟加焚鑿，恐驚耳駭目，群視為不祥。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

(b)鐵路運輸便捷，而用人較少，足以使從前從事於運輸者失業。○余聯沅疏云：

竊查天津至京計程二百四十里，陸行者車幾三千輛，水行者舟幾數萬隻，駕駄仰給於旅店，鐘粥並資於市廛。若鐵路一開，則執鞭者輟業，操舵者停工。以數十百萬之生靈，盡束手而絕其生計，不輾轉於溝壑，必嘯聚於山林。是有害於舟車也。

又彭玉麟彭勣直公奏稿卷三力阻鐵路諸造小輪船片(光緒)云：

王營到京，千五百餘里，程途供行李往來為生者數十萬人。鐵路成則此數十萬人生計絕，飢寒所迫，必至聚而為盜，比可慮也。

鐵路不獨使以前底事運輸者失業，因民田須被取買以開鐵路，農民亦因失地而失業。劉錫鴻摺云：

西洋各國之地，統歸近地豪富僱田以耕，無以貧民而仰給於十畝五畝者。鐵路之造，惟富者彼此商允讓地，即不至紛擾閭閻。我中國則官道而外，莫非民田。官道為尋常輿馬所經，不得不買取民田以開鐵路。無論官中發價獲領甚難，即領價無虧，民之失地者究無從選擇可購之地。銀一到手，坐食旋空，此後謀生，傷哉奚特？斯凍餒者衆矣。

(c) 鐵路築成，外人可長驅侵入內地，於國防上大有妨害。余聯沅疏云：

在昔挾澧據厔，關中阻以四塞；虎踞龍蟠，金陵扼以石頭。帝王之都，形勝為要。聞西人戈登曾為李鴻章言：以宮闈逼近大沽，無異達房外露，易於窺覘等語。是無鐵路尚有可慮。況鐵路一開，則由津至京，不崇朝而達門庭，歷堂奧，長驅直入，毫無阻擋，既失王公設險之意，又懈重門擊柝之防。是有害于根本也。

又劉錫鴻摺云：

守國之道，人和而外，兼重地形。兵力苟不如人，則握險憑高，亦足自固，王公所為設險以守也。若造鐵路，則不僅不設險，而且自平其險，山川關塞，悉成馳驟之坦途，重門洞開，屏障悉撤，一奮臂可直入室矣。西洋人嘗言中國之地崎嶇盤曲，不足以驕礮車，故攻戰恒較費力。……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

(a)建築鐵路，對於中國舊來的善良風俗大有妨礙。這可分為兩方面來說。一方面貨物流通結果，人類的欲望亦日增，於是舊來純樸的風俗一變而為奢侈。劉錫鴻摺云：

鄉僻小民，百畝之入，以養十數口，猶有餘財。其居近城市者，則所入倍而莫能如之。何者？商賈所不到，嗜慾無自生，糠食粗衣，此外更無他求也。今行火車則貨物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財產日以虛糜。……是通商之弊，得鐵路而益助以為虐。

他方面鐵路由海口通入內地，耶穌教亦從而傳而傳至內地，煽惑人民破壞中國舊來的禮教。余聯沅疏云：

伏查天主耶穌布滿中華，教師神甫，毒流村鎮，其患為從古所未有，其橫為有司所難憲；然猶有窮僻壤，為彼族所不及到之區也。若鐵路一行，則四通八達，皆可任彼遨遊；愚婦村氓，不難盡被煽惑；冠裳化為鱗介，禮義必至消亡：是有害于風俗也。

(e)鐵路會使經過的地方物價增貴，從而人民生活便受威脅。劉錫鴻摺云：

英人每謂搭載火車貨物，不能增貴，臣嘗疑之。迨駐德國，因其國相之請，至細根部游歷，令該部長調取各商總行冊卷，查其目前物價較諸火車未行時騰貴若干。旅據查明報稱，米，麵，牛，羊肉等類只為四成增一，餘物則有十成而增三四者。西洋金銀流溢，人易營生，故米，麵之價雖四成增一，而不以為貴。若中國念錢斤麵昂起至念五錢之多，則貧民或有飢色矣。火車鐵路成本如此其重，工，食，煤火，歲修，日給各費又如此其浩繁，而均以加諸貨價之內，未有不令軍民度日倍艱者。

此外論述仿造西洋鐵路的弊害，因而持反對論調者甚多，現不多

述。可參看江標輯中外經濟政治彙考卷八鐵路利弊議(光緒)，及條陳鐵路奏疏中屠仁守，洪良品，徐會豐，翁同龢，奎潤，游百川，文治等反對建造鐵路的奏疏。

(5)天文學 清末反對西洋天文學的人，多以中國古來陰陽五行之理來作他們立論的根據。如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以陰陽之理來反對西洋、天文學說云：

西法以太陰行度入算，而不以知紀月，謂太陰乃附地球之行星，不得與太陽並。夫……聖人豈不知月附于地？然非此無以見陰陽之妙用也。日高月低，日大月小，故陽尊而陰卑。此天地自然之理。西人不識陰陽，其立教遂不別男女，然言天既有陽而無陰，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違天而行，不亦顛倒刺謬之甚耶？

又同書以五行之理來批評西洋天文學說云：

五星應五方之色，人所共見。有五星斯有五行，有五行斯有五常。天地和同，萬物生焉。……西人於五星之外，增天王，海王二星，又有所謂新五星。夫周天無名之行星甚多，聖人但取七政而不用其他者，以其無與於人事耳。今測二星之行度，取以入算可也；以此而議中歷之疏，烏乎可？自新法興後(謂哥伯尼日靜地動之法)，誕說尤多。姑不具論，即此牽攀大者，西人已不得治歷之本意，況古聖王敬天勤民之學，又豈彼所能知哉？

(6)醫學 清末反對西洋醫學的人，可以唐宗海為代表。清史稿有他的傳。他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光緒)。清末一般人以為中國醫學以內科勝，西洋醫學以外科勝；而他則以為西洋醫學不獨在內科方面不成，甚至在外科方面亦沒有什麼是處。如下卷五所惡說西醫對內科治療之不得其法云：

熱之見証雖不一，而總歸之于心經。蓋心爲火臟，凡是火熱，皆心所司，心化血以養火，則火不亢而熱除；若火太亢，則心血受傷，故心惡熱。凡治熱証無不用苦藥，所以治心之火也。西醫見熱病，即以水置胸前。此熱輕者，可以立刻除去；若熱重者，外被水阻則熱反內次，爲熱毒伏心而死。現在香港疫証，爲西醫十治十死，皆此之故也。所以港人逃避。然則西醫，亦當知變計矣。

又下卷全體總論反對西醫的外科治療云：

男子肛頭，西人圖之最悉。蓋彼以刀割治病，不得不詳其形迹。然用心則苦，而操術實粗。中國痔漏等症，擅長者多矣，何嘗以刀割爲能？

下卷七方十劑說得更詳細：

近出西醫，乃謂中國但能用藥，不知剖割去病。抑知靈素鍼灸，無剜腸剝骨之險，有起死回生之妙，猶恐術有未精，不肯多用。且華元化亦有剖割之法。據元化所傳中臟經，豈能高出內經之上？後世不從元化之術，固畏其難，亦避其險也。可知剖割粗工，不及鍼刺之妙；而鍼刺微渺，不如方藥之詳。仲景獨以方藥治病；爲至當也。今人不考鍼剖興廢之故，偶見西醫剖割得效，奉爲神奇，而不知其得失參半也。四川某，腦後頸上生一瘡，俗名對口瘡。此係發於督脈。督脈上貫腦頸之能頸，督脈之力也。西醫不知，剜去其瘡，填之以藥，謂卽生肉。其人遂項折不能舉，三日而亡。陝客某病腹脹。西醫破其腹，流水兩碗，縫之旋愈。不久又膨脹，又破之，連破三次，膨脹復發，西醫以爲不可治。夫不知水之何以生，而但知放水，此西人不講五行之過。故人謂西法精，而吾謂西法疏也。

#### 四、反對西洋精神文明的言論

(1) 宗教 清末反對基督教的最大理由是說牠和中國傳統的思想相衝突。例如中國人一向是講孝的，而西洋教士們却要求信教者不供奉祖先的神位。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云：

天主出於摩西，實則本釋氏天堂地獄之唾餘。天堂生於人心，亦釋氏明心之淺說。其十誡所云我外無神者，即釋氏惟我獨尊之旨。釋氏第託諸空談。耶穌乃見諸事實，遂以禁拜偶像為教中大節目，而祖宗父母且有所不恤焉。尊心之弊，乃至於斯，亦釋氏之所不及料也。

同書卷四又說牠教義淺俚，從而鄙視之：

古今立教，未有如西教之淺俚者。歐洲諸國靡然從之，真大怪事。即此以觀，西人之志本不如中國遠甚也。

故同書卷四復說牠不知道，把牠和中國孔、孟之教比較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夫禍福之權，必有所寄。聖人知人心不能無所懾而自彈也，是以三代重卜筮，至漢而筮策廢，則洪範之學興。洪範五行亂於圖讖，東漢以後其學寢微，而迪吉逆凶之權遂為釋教所陰篡。釋教既衰，則西教復煽其餘焰焉。嗟乎！以王戒甫之學問文章，而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其弊遂至天變不足畏。西人之說，規介甫尤過之。彼教矯誣上天，焉知天道？抑亦以君民共主，固無事乎此也。而豈所語於堯舜之治，孔、孟之教，堂堂中國為大一統之教者哉？

此外沈桐生亦以為西洋基督教是異端，應受排斥。東西學書目提要總敘自敘云：

夫孔攻異端，孟距詖辭，二氏既興，大儒滋憤。昌黎原道，廬陵

本論、就以耶穌傳與煌煌鉅篇。自李祖白燭揭邪說，楊光先懷激昌言，洵名教之功臣，作中流之砥柱。今必欲踵基督之陋說，逐驛馬之頑波，洪水橫流，萬姓裂背；星火燎原，四海痛心；等彼命於虫沙，陷吾民于禽獸。此西教之謬也。

其餘反對基督教的言論甚多，如義和團的反對議論，具見北京教會聖經編印的拳時上諭，茲從略。

(2)倫理 清末反對西洋文化論者對於西人的論理有劇烈的攻擊。他們說西人對於五倫，除朋友外，都不注意。無邪堂答問卷三云：

西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壹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

又陳熾庸書外篇卷下審機亦云：

竊意西人忠信明決，實為立國之原。而三綱不明，五倫攸斁，則他日亂機之所伏，即衰象之所由成也。夫君為臣綱，古有明訓。西人倡自主之說，置君如奕棋。其賢者尚守前規，不肖者人思自取。若巴西諸國，彼此相攻，大亂方滋，豈憂未艾。此無君臣之倫者不足以致太平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中國敬宗尊祖，永保雲礪。初西人父子兄弟之間，不相收恤。政貿遷各埠者，數傳而後不自知為誰氏之子孫。未及百年，已多混雜。此無父子兄弟之倫者不足以存種族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乾坤定位，夫為妻綱。西人重女輕男，貧者不能婚娶，兼畏室家之累，絕不以無後榮情。刻雖生齒蕃昌，日久終將衰歇。此無夫婦之倫者，不足以廣似續也。

此外黃遵憲又攻擊西洋尚同、兼愛之說，以為這足以使君民，父子，兄弟等的倫理關係弄得不好，於是禍亂從之而起。日本圖志卷三十二學術志云：

然吾以爲其流弊不可勝言也。○推尚同之說，則謂君民同權，父子同權矣。推兼愛之說，則謂父子兄弟同於路人矣。天下之不能無尊卑，無親疏，無上下，天理之當然，人情之極則也。聖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別之，所以已亂也。今必欲強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啓事召亂之道耳。幸而今日泰西各國，物力尚豐，……侵假而物力稍繙，民氣日囂，彼以無統一，無差等之民，各出其爭權貪利之心，佐以閭狠好武之習，紛然競起，天之不畏，法之不修，義之不講，卒之尚同而不能強同兼愛而所用愛，必推而至於極分裂，極殘暴而後已。執尚同兼愛之說以責人，必有欲行均貧富，均貴賤，均勞逸之說者，吾觀歐羅巴諸國不百年必大亂。當其亂則視君如奕祺，視親如贅旒，而每一交鋒，蔓延數十年，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更有視人命如草菅者。豈人性殊哉？亦其教育以使之然也。

而西洋倫理中最受清末的人攻擊的，是男女的關係。西洋所提倡的男女平等，在中國人看來是重女輕男與中國舊來重男輕女的觀念相違反，當然是被批評的了。無邪堂答問卷四云：

西人於五倫中廢其四，而一行其朋友之道。女制男，陰抑陽，事事倒置。故嘗謂西人之類，陰類也。惟陰禍至烈，而其勢常足以侵陽，故聖人扶陽而抑陰。兵事，陰事也，故聖人後兵而先禮。老氏、墨氏之學，陰教也，故聖人明人倫而黜異端。乃孔孟退之於前，而其說不得伸者，二千年後異族忽奉之爲宗，而侵蝕我中國，悲夫！

又沈桐生東西學書目提要總叙自敘云：

夫天尊地卑，闔闢定乾坤之位；儀文制禮，經曲分上下之規。今西俗扶陰抑陽，先配後祖；接吻握手，醜態畢宣；露臂徒跣，詭狀可憐。必欲平男女之等，去拜跪之儀，是謂用夷而變夏，必致壞紀而蔑

倫。此西俗之謬也。

西洋男女平等的觀念既不為中國人所容納，則表示女子地位提高的自由結婚在清末當然亦被反對了。曾懿女學篇(光緒)第一章云：

今歐西自由結婚之說，漸流行於中國，於是中國女子之好為新奇者，每謂自由結婚，能如己意，百年偕老，永無後悔，故欲效之。須知歐俗男女群處，互相結交，方能互相擇配，靡不稱心。然亦有初結構時兩相契合，久之愛情寢滅，因而拒絕者有之；尚有戀財，慕其色，輒與結婚，迨至色衰財盡，相與離異者有之；並可以一婦而更數夫者；此西俗之惡習也。我國中男女之辨過嚴，故婚姻事，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又關乎名譽；且女子具有專靜純一之德，而男子無不存憐新棄舊之心：此中國之惡習也。故仍不如父母主婚之為善。

(3)政治 西洋政治的特色是民主主義。這在清末君主專制政體下，當然是要為中國人反對的。他們以為民主政治本身很有流弊，其中最大的是使人民不能安分守己，易于為亂。無邪堂答問卷四云：

不知此中(民主)利害古先聖王明知之而不敢行，并不敢言。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使賢愚貴賤各安其分，而民亦循循于禮義之中，然後可以久安長治。西人教猱升木，不顧其後。邪說一倡，人人可帝制自為，而生民之禍深矣。殺機既動，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徒恃煦煦以彌縫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歐洲自羅馬以來，君主，民主，迭相更置。其治也，以政事之修明；其亂也，以冠履之倒置。西人紀載，歷有明徵。故夫民主也，徒便于亂民之藉口，而非真能以安其國者也。名分之不正，議論之日囂，君不得以治其臣，臣不得以治其民，勢之所窮，乃尊法律。吏以法律為師，而人懷操莽之志，各私權利，各逞機械，勢必出于弱肉強食而後已。嗚呼！聖人履霜堅

冰之戒，用意至深遠也。

又東西學書目提要總說自敘云：

夫掩四海以爲家，君則乘離而出震；備百僚以供職，臣則就日而騰雲。今欲屈九五之尊，從二三之說，四時爲輔，而潛察璇圖；三畫連中，而妄窺神器；變冠毀冕，昧天澤之常規；剖斗折衡，啓草野之非分。此民主之謬也。

夫發號施令，賴獨斷乎乾綱；宣化承流，必群效乎巽順。今若議院是設，人盡爭權，馴至處士橫議或朝秦而暮楚，物論沸騰，竟吠堯而助桀。垂裳雖云正已，築室安見有成？此議院之謬也。

朱一新更舉出民主政治在歐洲實行時發生的流弊，以作其反對的理由。無邪堂答問卷二云：

西國議院之制，肇于昂飛的安，成于梭倫，行于至令，亦多有名無實，而歷代黨禍每由此起。其尤甚者，如英王查爾斯爲叛黨所弑，至聲王罪而肆諸市朝，振古所未聞也。後漢書西域傳：「大秦有三十六將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簡立賢者。」此卽議院與民主之制。然大秦由君主而易民主，自屋大維踐位後，仍爲君主者千有餘年。足見共和之治，非可垂諸久遠。近時法人置君如奕棋，民氣愈囂張，國勢遂弱，尤其明証。

民主政治除了牠本身的弊害外，就中國立場說，亦有其不能接受的理由：(a)從歷史上說，西人注重「公」，故能實行民主政治；中國人注重「私」，故不能實行。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二復岑中丞云：

今日中國之病，不在民之不安亦明矣。必吐棄一切政令，事事效法西人，以爲如是則自強，恐強之效不彰，而安之象已失。台端之審慎，其亦有慮于茲乎？夫所謂自治（指民主）云者，從前西國本無政教

，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上而下，以成此局。中國數千年聖帝明王，殫其作君作師之心力，積累經營，籌慮既周，防檢尤密，其立國之本，不侔矣；而中西「公」「私」之懸異即由此而生。西人各換一自治之權，鳩合大朋，互相抑制，坐而謀者公益，出而議者公言，政令公之，財產公之，土地公之（如印度取自公司，而歸之國家是也），其勢皆出于不得不然；而上無翻船不安之見，民無推諉坐視之心者，習成故也。中國之民，自黃帝、堯、舜以來，戴君若天，望君若神；又樂其寬然有餘也，而欣欣焉以自私，舉壤之歌是也。自夏后氏統天下，民亦以爲吾君之子也，而相與私之。君與民各據其私，而私之局大定。其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昌言之而無所諱，其由來漸矣。今以中國自私之心，而行西人自治之政，其不能相合決矣。日本以專治之國，改爲立憲，乙未和俄之事交關于中華，丙午鐵路之議忿爭于廣座，此外風潮，靡歲蔑有。日本國勢隆盛，尙猶如此。若制度疏濶，奸宄潛滋，起而與官府相持，殆有不可問者。

(B)就中國當前(指清末)的環境上說，民主政治實不宜實行，因實行了必有害而無利。張之洞勸學篇(光緒)正權云：

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濟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聚寥寥擾擾之人于一堂，明者一，闇者百，游談謠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等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資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資，奉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

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資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各尋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

，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閑閒，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

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贊，創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子旌獎，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櫛？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餓廬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

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艇澳以造戰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况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

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能獨安獨活？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

(4) 教育 西洋提倡個性發展的教育，在清末亦被中國人反對。  
日本教育的革新完全效法西洋，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二致朱純卿太守從日本教育書籍中申述西洋教育的缺點，不應實行於中國云：

近來日本勃興，廷臣疆吏，競派人遊學東洋，並廣布日本書籍，與教育才，至爲殷切。惟擇術宜慎，流弊宜防。即論書籍一門，亟應大加裁酌，勿使貽誤後學，流爲亂階，庶有百益而無一損。

日本近刻學校書，指不勝數，某識見淺陋，所閱無多，姑約舉之。如教育學總論云：「凡人間之精神，其始實如被外界之影響，未有自立之觀念，即爲他人或他物所制，而無自制之力。自道德上言，則爲壓制，而未得云自由也。而進步之人類，必不可不爲自制者，必不可不爲自由者，此道德上不可移易之真理也。教育者，使不達此不可

移易之真理，以自壓制入自由爲宗旨也。教育學者，即教人得爲自主之人之學是也。此類甚多。……又統合教授法下第一章修身科教授法云：「所論受人教育，忍所難忍，杜絕其報復本性，即成人極高之道德。以強兒童，轉有害於教育。屏除一切成人責備，詳審熟處兒童行爲有粗暴剛愎者，苟無惡意，當優容之。」第三章作文教授法云：「如教授細目等束縛師生自由者，亦非此學科之要務。」……案以上諸說，以自由爲宗，以作亂爲遊戲，評論嘲笑，皆勿顧畏，粗暴剛愎，當予優容，以此教中國之兒童可乎？……此類措詞之失，不可枚舉。

蓋日本之學，向隨中國，……及與西人馳逐，事事效法。即文學一道，亦復棄己之長，師人之短。……今中國雖甚貧弱，根本尚固；伏莽之戎，隱憂孔熾。至學校之內，自中自丞前嚴辦，已不復如前狂吠。一聞變法詔下，無識者以爲仍用康梁所言，亂黨遂乘機鼓煽。無良之輩，詆斥宮闈已禁之書。充滿市肆。若再以日本教法導之，爲兒童者習聞此等議論，即伏無數亂機。父兄不能束其子弟，官長亦安能有其人民哉！

此外西洋學校所用的教科書，王先謙亦以爲不必採用。同書卷二復黃性田舍人云：

外洋諸邦立國自有根本，不可輕視，亦有開物成務之聖人（却非摩西耶穌之謂），特無如中國所稱數大聖者。以故文字，人倫，不如中國。竊嘗取中外諸學比而論之。外國尋常小學，意在盡人讀書識字，畧如中國義塾。其立法普及，用心甚善。教人有各種淺近教科書。而中國初等小學本有四書五經可讀無須旁及，則不必用教科書。外人由小學入中國，則有較深之各種教科書。而中國中學有群經以資誦覽。有諸子史以資涉獵，則又不必用教科書。外人由中學入高等學，則有

各種專門。而中國士人就平日所誦習之書，已自經學分科子史分科，義理學詞章學又分科；優游饒沃，深造自得，終身由之而不盡，豈尚有餘力他求？則又不能用教科書。（常有欲美科學，以為教育得法，中國必應仿效者，未嘗通籌之言也）。

### 五、「用夏變夷」的主張

歐洲第一次大戰過後，辜鴻銘對歐洲人說：「西洋文明不成。為歐洲人的前途計，應該接受我們中國的精神文明，應該歡迎我們中國的孔子之道」。這是辜氏在中國人民的精神（The Spis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書中再三申說的。可是這種議論的創始者不是辜氏，在清末時已經有好些人是這樣主張的了。因為清末反對西化論者們既生不贊成用夷變夏的辦法，自然是要主張用夏變夷的。這可以李元度為代表。

政治叢考（見清末朱大文，凌厲編萬國政治叢學全書）卷五十六論中學當盛行西國載李元度答友書曰：

來書以泰西人行異教于中國，愚昧多為所惑，慮奪吾堯舜孔孟之席，謂此開闢以來未有之變。其言深痛苦此。有心哉！有心哉！然某之隅見，竊謂不足慮，抑且深足為喜；不惟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將盛行于彼都，而大變其陋俗。請畢吾說，以廣足下之志焉。

蓋堯舜孔孟之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由以不敝者也。天地之生，以人為貴。人之道，以倫常為本。彼際天並海之夷，以千百國計，皆人也；有血氣即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國，又相去七萬里，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未由近聖人之居而聞其教耳。天誘其衷以互市，故朋遊於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

俗。彼自知前者之蔑棄倫紀，不復可以爲人，有不幡然大變其故俗者邪？……

且子未讀中庸乎？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物之性且當盡，况彼固人也，同在並生並育中，聽其自外倫紀而終失其性，其何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天心仁愛，聖人有教無類，必不忍出此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轍，無不持載，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觀，故曰配天。○此正堯，舜，孔，孟之實錄也。其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則以大地九萬餘里，尚有舟車人力所不及者。○今此通商諸國，天假其智慧，乘火輪舟車以速其至，此聖教將行于泰西之大機括也。繼諸國而來者，後將不知其紀。○堯，舜，孔，孟之教，當編行于天地所覆載之區，特自今日爲始，造物豈無意哉？……

……自元魏遼，金分主中國，其俗即以大變。元大一統，稱尤盛。今之西北蒙古部，皆元裔也。世爲國家臣僕，賢哲代生，非復當年之舊矣。向使其閉關絕迹，不與中國通，不至今猶矚盯逐漆之故俗耶？不但此也，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兩粵諸蠻夷，改土歸流，亦自開闢以來，始沐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萬里，則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堯，舜，孔，孟之教，蓋漸推漸遠，初無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諸國，適以互市來，其必將用夏變夷，而不變于夷也決矣。

綜觀李元度這一封信，約有三要點：(1)中國聖人之教是人類至高的倫理標準，凡是人類都有遵守的必要。西人亦是人類，故應用夏變夷。(2)近代中西交通開闢的結果，用夏變夷的理想更有實現的可

能。(3)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一向以她的最優越的文明來教化異族，如元魏遼金蒙古等；而西洋人亦是異族之一，中國文明漸推漸遠，一定連他們也教化起來。這種言論，王先謙所提倡的亦差不多一樣。如關於第一點，虛受堂書禮卷一與曾鶴侯云：

聖教配天必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理又聖人自言之矣。而商不通，即教不通，(洋人)將終古淪於異類，天亦不許也。

天不許中國聖教不行於西洋，致西洋人終古淪於異類，可見中國聖教是人類必須遵守的倫理標準了。又如關於第二點，虛受堂文集卷六西被考畧序云：

我朝統一胡，漢開亘古未有之局；而俄人逞其兵力，盡收諸國，以界滿，蒙；非，澳。美三洲亦歐人先後移民實土成之：皆非中國所能自爲，而環球全闢，聲教遂通，孔孟之書，譯行遐壤，此聖教西漸之期運也。中庸不云乎？「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主持而綱維之者，豈天意耶？然則中國之子民柔遠，更不可無其道矣。

除此以外，清末主張用夏變夷的言論甚多，其理由約可分為三點來說：

(1)就西人方面說，他們有華化的趨勢。西人來華時，有機會接近中國文化，固然是這樣，就是他們本國內的設施，也沒有不是這樣。如王之春瀛海扈言(光緒)云：

自美德二國派員來華，親瞻中朝教化而後，實深欽慕，即各國亦莫不佩服。現在泰西之入學者，必習中國語言文字。所有五經四子書，概行刊刷，先刻華文，而以西文註釋之。日日諷誦。其景從之心，較之中國人之入彼教者爲更切。可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仁之至，義之盡，天理人情之極則，無一毫矯強於其間。

。而凡有血氣者，自可不~~貴~~而信，不勉而從也。將來漸推漸廣，風氣日開，聖教盛行，率薄海食味辨色別聲之人，而皆不敢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天主云乎哉！

關於西人來華時的佩服中國文化，姚文棟東桂雜著贈徹定上人序（光緒）亦云：

今則太西之教漸漸於日本，而儒與佛並微。然西人來東方者，恒好讀儒書，傳之其國，是儒教獨有自東而西之機。而佛則西行於土耳其而止，今亦一蹶不復振焉。然則於儒諸教中固獨有不可磨滅者耶！

又張自牧瀛海論（小方壘與地圖錄）云：

理各雅，泰西之名儒也。嘗來中國，謁孔林而歸。主阿斯福書院講席，廣譯五經四書之書，教授其國人。……

關於西洋各國的趨於華化，李元度爲王之春國朝柔遠記作敘，其中亦說：

目下泰西諸國，皆能識華文，仿中制，譯讀四子五經書，丕變其陋俗。英國近有比遞斯尼教，以躬行實踐爲宗，此正堯、舜、孔、孟之正教也。彼其所謂天主、耶穌、希臘諸教，已自信其非，而喬遷出谷矣。豈非自然之氣機動於不自知，列聖早已啓其端哉！

又胡玉緝爲王仁俊格致古微作跋云：

迺者琉球滅於日，越南併於法，……甚且以台灣割畀他人，人人有變於夷之惧，吾則謂正用夏變夷之時。泰西之通華文者，類皆譯讀四子五經書。英有比遞斯尼教，以躬行實踐爲本。現聞俄又尊崇聖教，立孔子廟。是聖道自東徂西，而天之將以中外大一統予我至聖清也明甚。

(2)世界各種宗教中，以中國的孔子之教爲最好，故孔子之教應

該流行全世界，連西洋各國也包括在內。陳熾庸書外篇卷下聖道云：

竊嘗縱橫宇宙，上下古今，而深思其故矣。中國之道教，印度之釋教，日本之神道教，此亞洲之教也。亞刺伯之回教，泰西之火教、天主、耶穌、希臘各教，此歐洲之教也。皆有體而無用，有己而無人。甚則倚勢作威，權侔人主。如耶穌基督，則祿及其身。謨罕默特，則行不義，殺不辜，弑君而奪位。若老、莊、釋氏之屬，則又遊心方外，使上棄其國，下棄其家，率天下於虛無寂滅之中，而人類或幾乎熄矣。

夫聖人之心，天心也；聖人之道，天道也。惟我孔聖人之教，與人無患，與世無爭，奄有衆長，而不移淪於空寂。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並包萬善，而不稍假乎威權。無始終，無成毀，無邊際，無端倪。○天而不欲萬國之民永生並育，長治久安，則亦已耳；苟天道好生，人心思治，則舍我中國之聖教無由也。

(3) 西洋文化犯天之忌，違人之性。挽救的辦法，只有接受中國文化，因為中國文化的骨幹——堯，舜，孔，孟之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李元度國朝柔遠記叙云：

洋人所奉者天主。然而天道之所忌，彼皆犯之。……然則為洋人計，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亦斷難必有其終。故惟幡然改從堯，舜，孔，孟之教，然後不失乎人之性，而無犯造物之所忌。此堯，舜，孔，孟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吾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上是清末反對西化論者用夏變夷的理由。現在更進一步他們用夏變夷的辦法。關於這種辦法，王先謙在虛受堂文集卷六亞洲地理志序中說：

西人之學，以算數爲本，工商爲體，軍旅爲輔，其于文事歷史近之矣。百家雜出，各以術鳴，而云合乎大中則未也。見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見有子孫也，俄焉若無子孫也。倫紀之愛薄，故鄉土之念輕。禮讓之意微，故爭競之情熾。非詩書不能和柔其血氣，非道德無以潔雪其性天此蓋俟之千百年後者矣。

怎樣用詩書來和柔西人的血氣，現在不可得而考。至于用道德來教化他們，王氏雖說得很簡畧，劉錫鴻却有較詳細的說明。而且王氏說「要俟之千百年後」用夏變夷才能成爲事實，而劉氏則以爲立時便可實現。英軺日記云：

聖人之教，仁義而已……今西洋之俗，以濟貧拯難爲美舉，是卽仁之一端；以仗義守信爲要圖，是卽義之一端。誠因其所明，推之以率由五倫之教：君臣相愛，而堂廉之分明；父子相愛，而需梓之道明；兄弟相愛，而長幼之序明；夫婦相愛，而內外之辨明；朋友相愛，而敬讓之誼明。藹藹乎，秩秩乎，雍穆整齊，不因好勝而奮爭心，不怠貪欲而動殺機，生靈之禍即于是乎息。

但訓詁明然後義理明，假若西人連中國文字也不懂，怎能接受中國的仁義之道呢？故宋育仁《泰西各國采風記》云：

人情不甚相遠。其國之世爵，太學之秀員，頗知慕中國禮教。教會亦間有仿華風，修改教規，而諱其所自。宜因廣同文之治，命儒臣取六經所有之字，參合大小篆分別摹成字典；用洋文譯古訓，引申別義，詳爲詮釋；卽用其文寫六經定本，以貽其議院，學院，教會，學會。彼國夫學有博古一科，重埃及古文，其文主形篆而直行，字形如鐘鼎虫鳥篆。今製通行字典，須用篆文，令有形意可見，始能有所悟入。識中文，自必讀中書；讀中書，自然知名教；知名教，自然貴仁。

義；服名教，貴仁義，則夷進中夏，可以仁義之道治之矣。

民廿四年、五月十日寫完。